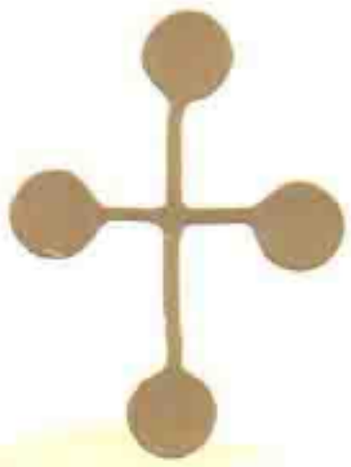


Jorge Luis
Borges

María Esther
Vázquez

Literaturas Germánicas Medievales

非外借

日耳曼中世纪文学

[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玛丽亚·埃丝特·巴斯克斯 著

崔燕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在《贝奥武甫》中，大海是风帆之路，天鹅之路，海浪之杯，鲸鱼之途；太阳是世界的烛光，天空的喜悦，苍穹上的宝石；竖琴是欢乐的木头；利剑是锤子下的残留物，争斗之友，战斗之光；战斗是刀剑的游戏，铁之风暴；舰船是渡海之舟；龙预示着黄昏即将到来，是宝藏的守护者；身体是骨架的栖息地；王后是和平的编织者；国王是多枚戒指的主人，男子最高尚的朋友，人们的首领，财产的分配者。在圣徒的圣品事迹中，大海也是鱼儿嬉戏的澡盆，海豹之途，鲸鱼之塘，鲸鱼之国；太阳是人类之光，白昼之光；眼睛是脸庞上的珠宝；舰船是驰骋在海浪之上的马匹，大海上的马儿；狼是丛林的栖息者；战斗是盾牌的嬉戏，枪矛的舞蹈；枪矛是战争的毒蛇；神是武士的欢乐。在《布伦纳堡之战》中，战斗是枪矛的交往，战旗的呻吟，刀剑的汇合，人们的相遇。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这些近义词的掌握逐渐变成了诗人严格遵循的常见手段。不直接提到事物的名字，几乎成了诗人的一种义务。

上架建议：外国文学作品

ISBN 978-7-5327-887(

9 787532 788705 >

定价：69.00元

上海译文出版社：www.yiwen.com.cn

上海译文公众号

日耳曼中世纪文学

[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玛丽亚·埃丝特·巴斯克斯 著

崔燕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JORGE LUIS BORGES
MARIA ESTHER VAZQUEZ
Literaturas Germánicas Medievales

Copyright © 1995, María Kodama
Copyright © 1966, María Esther Vázquez
Copyright © 1978, Emecé Editores SA (ahora Editorial Planeta SAIC)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10-61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耳曼中世纪文学/（阿根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阿根廷）玛丽亚·埃丝特·巴斯克斯著；崔燕译.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12
（博尔赫斯全集）
ISBN 978-7-5327-8870-5

Ⅰ. ①日… Ⅱ. ①豪… ②玛… ③崔… Ⅲ. ①文学史－德国－中世纪 Ⅳ. ①I51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263007号

日耳曼中世纪文学 Literaturas Germánicas Medievales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玛丽亚·埃丝特·巴斯克斯 崔　燕　译　著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缪伶超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1101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159弄B座
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25　插页3　字数86,000
2022年4月第1版　2022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8870-5/I·5487
定价：69.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39907735



Jorge Luis
Borges
María Esther
Vázquez

Literaturas Germánicas Medievales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　言

本书试图把三种文学起源的历史进行汇总，这三种文学源自同一个根系，却随着历史的沧桑变迁各自演变，和记载它们的文字一样，最终走得越来越远。这个共同的根源就是塔西佗在公元一世纪命名的日耳曼尼亚；这个名字就其本身而言，其地理意义远不如民族意义，但是，与其说是一个民族，不如说是风俗、语言、传统和神话传说都较为接近的多个部族的集合体。克尔[1]曾注意到，日耳曼尼亚从未形成过政治实体，但是大陆上的日耳曼人的“沃丁”（Wotan）就是英格兰地区撒克逊人的“沃登”（Woden），而在斯堪的纳维亚人那里，又变成了“奥丁”（Othin）。我们所处的北半球主要受到罗马和基督教的影响，创作史诗《贝奥武甫》的诗人

对于《埃涅阿斯纪》一定不陌生，而在冰岛文学中最重要的《海姆斯克林拉》（*Heimskringla*）一书的标题中，我们就不难看到翻译过来的拉丁短语 orbis terrarum[2] 的影子。

鉴于年代久远，材料几乎完全陌生，本书并非一部历史，而更像是一部选集。我们不应忘记，诗歌是很难翻译的；任何一个现代的版本都无法完整地呈现原始文本中那种纯粹而古老的韵味；拥有丰富辅音群的各种日耳曼语言，可以很好地表现出史诗那种粗犷的美，却很难传递出抒情诗沉静的甜美。通晓德语或英语的读者，在研究古老的行文方式时不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本书最后的参考书目对此也有所提示。

有不少优秀的、著名的文学史，其关于中世纪文学的段落我们也会在本书中呈现，无视它们将是非常荒谬的。但是，

1 William Paton Ker（1855—1923），英国学者、散文家。

2 拉丁文，世界。

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指出，本书的编写理念及其实践都直接建立在原始文本之上，除了乌尔菲拉版的《圣经》。

读过萨迦的人都会在现代文学中找到它们的影子；研究撒克逊诗歌，甚至古代斯堪的纳维亚游吟诗人的人，也会发现比喻中存在奇特的、巴洛克式的例子。

豪·路·博尔赫斯　玛·埃·巴斯克斯

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本书的前一版由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与德丽雅·尹荷涅罗斯共同执笔，以《日耳曼古典文学》为题，于一九五一年出版。十五年后，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和玛丽亚·埃丝特·巴斯克斯一起对原书重新审订、修改和增补，以《日耳曼中世纪文学》为名于一九六六年由法尔博书人出版社出版。

目 录

*i*_ 序言

*1*_ 乌尔菲拉

*7*_ 英格兰的撒克逊文学

*17*_ 史诗《贝奥武甫》

*26*_《芬斯堡之战》片段

*28*_ 前基督教时期诗歌

*31*_ 哀歌

*36*_《十字架之梦或之见》

*39*_ 琴涅武甫

*42*_ 开德蒙

*46*_ 尊者比德

*52*_《布伦纳堡之战》

56_ 《莫尔顿之战》

58_ 基督教诗歌

62_ 《提奥的哀歌》

64_ 谜语诗

67_ 《动物寓言集》

69_ 《凤凰》

71_ 所罗门与萨图恩

76_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

79_ 《坟墓》

81_ 莱亚门，最后一位撒克逊诗人

84_ 结语

85_ 德意志文学

92_ 《希尔德布兰特之歌》

96_ 《穆斯皮利》

98_ 《救世主》

101_ 《创世记》

103_ 维森堡的奥特弗里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06_ 《路德维希之歌》

109_ 十一至十三世纪

114_ 《英雄之书》

117_ 《尼伯龙根之歌》

128_ 《古德隆恩》

133_ 结语

135_ 附录

135_ 一、阿基坦的瓦尔特的逃跑

138_ 二、阿里奥斯托和尼伯龙根人

141_ 斯堪的纳维亚文学

148_ 《老埃达》

162_ 萨迦

183_ 古代斯堪的纳维亚吟唱诗人的诗歌

200_ 历史学家阿里

202_ 斯诺里·斯图鲁松

206_ 《小埃达》

220_ 《海姆斯克林拉》

230_ 对斯诺里·斯图鲁松的肯定

232_ 其他历史萨迦

234_ 所谓的古老萨迦

237_ 《伏尔松萨迦》

247_ 萨克索·格拉玛提库斯

253_ 参考书目

255_ 译本

乌尔菲拉

日耳曼文学的起源中，有一位哥特大主教，乌尔菲拉(Wulfilas，狼崽)，生于公元三一一年，死于公元三八三年前后。他父亲是个哥特人，母亲是一个基督教俘虏；除了哥特语之外，乌尔菲拉还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三十岁的时候，他必须去君士坦丁堡传教，在当地加入了阿里乌斯教派，这个教派的教义是否认圣子的永恒传代以及他与圣父同质。当时他已经接受尼科米底亚的优西比乌斯的涂油，成为了大主教。不久之后，他就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在多瑙河北岸开始传教，让哥特人皈依。他的传教事业进展得十分艰难。国王阿萨纳里克信奉传统的神明，命人用车拉着一个粗劣的奥丁神形象在国内四处巡游。遇到有不敬神的，就把他

们抛入火中烧死。迫害愈演愈烈。公元三四八年，乌尔菲拉率领他的信众、羊群和其他牲口群横渡多瑙河，带领他们来到一个偏远地区，即今天的保加利亚。追随乌尔菲拉的人远离了兄弟姐妹之间的争斗喧嚣，在那里过上了安定平和的田园生活。

两个世纪之后，历史学家约达尼斯[1]在他的《哥特史》中写道："亦被称为少数民族的其他哥特人，其实是一个人数众多的民族，他们的主教和首领名叫乌尔菲拉，据传说，是他教会了哥特人书写；这些就是如今居住在欧可波利斯的哥特人。他们生性平和，生活贫苦，大多居住在山脚下，除了牲口、土地和森林，没有别的财产。他们的田地果实累累，却不适合栽种小麦；至于葡萄，他们中的许多人根本不知道世界上居然还有这种东西；他们只喝牛奶。"

乌尔菲拉的希腊语著作早已佚失，他的拉丁语作品也只留下他临终之际不断重复的一句祈祷词：Ego Ulfilas semper sic credidi ...[2]乌尔菲拉生平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他用西哥特语

1 Jordanes（活跃于公元6世纪），哥特人历史学家，致力于用拉丁文撰写历史。
2 拉丁文，我，乌尔菲拉，总是如此相信……

翻译的《圣经》。“他谨慎地略去了四卷本的《列王纪》，”吉本[1]注意到，“因为这几本书明显带有激励野蛮人嗜血本性的倾向。”在动手翻译之前，乌尔菲拉不得不先着手创造即将用来写作的文字。当时，日耳曼人主要使用如尼文字母，大概有二十来个字母，适合雕刻在木头或金属上，在公众的想象中，这些如尼文字母与异教徒的巫术密不可分。乌尔菲拉从希腊文字母中借用了十八个字母，从如尼文中借用了五个字母，从拉丁语中借用了一个字母，还从不知道什么文字中借用了一个字母，充当字母 Q，由此，乌尔菲拉创造出所谓的乌尔菲拉字母，或哥特字母。

乌尔菲拉版的《圣经》中的许多段落篇章被保留在所谓的 Codex-Argenteus（白银抄本）中，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这个抄本的字母是银质的，抄本的装帧用的也是白银。该抄本于十六世纪发现于威斯特伐利亚，目前保存在乌普萨拉。在意大利一座修道院图书馆中发现的再生羊皮纸卷中，人们找到了乌尔菲拉版《圣经》的另一些段落。（之所以称之为

1 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以所著《罗马帝国衰亡史》而闻名。

“再生羊皮纸卷”是因为是把羊皮纸卷上原来的文字去除后重新把文字书写在上面的。）

哥特语《圣经》是日耳曼语言中最古老的纪念碑。乌尔菲拉不得不克服重重困难。《圣经》远不是一本书，而是一种文学。用武士和牧羊人的方言重现这部时而复杂时而晦涩的文学，应该说，首先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乌尔菲拉下定决心要完成这项任务，有时候甚至显得锐意而坚决。他非常自然地大量使用外来语和新词汇，他必须先将语言“文明化”。他的文字为今天的我们保留了无数惊喜。在《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三十六节）中，他写道：“人类究竟想干什么？他一边欺骗着全世界，一边将灵魂随处丢弃。”乌尔菲拉把世界（cosmos，原意是“秩序”）比作美丽的家园。几个世纪之后，盎格鲁-撒克逊人则把世界译成 woruld（wereald，人类的年龄），把人类有限的时间与神灵无限的存在进行了鲜明的对比。对简单单纯的日耳曼人来说，宇宙和世界的概念实在太过抽象。

就这样，通过乌尔菲拉这位约翰·威克里夫[1]和马丁·路

1 John Wycliffe（1330—1384），神学家、哲学家、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